



瞻岐老街

□谢良宏/文 徐满堂/摄



瞻岐老街

老家就在海边沿，偶尔回趟老家路过瞻岐老街，我依然能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小时候熟稔的海腥味。

瞻岐老街呈“Z”字形，长约1.5公里，连接了南一、南二、东一以及东二四个村，沿街是密密麻麻、一间紧挨着一间的老屋。

走在老街上，你会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，无论小店铺还是居民住的老屋，门牌号都是以小区来命名。比如沿路有中保小区、老街小区、方井小区、沙塘小区等。老街两头各有一口井，上井窠又叫桂花井，下井窠叫方井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用毛竹扁担挑两只小水桶去离家近的桂花井挑水，桂花井的水夏天冰凉，冬天直冒热气。桂花井有些深，约五六米，井水清澈见底，打上来的水，鲜爽、甘冽、清口。世代居住在井旁的谢大伯跟我讲，算起来，这口桂花老井的井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与下街头的方井都是过去老街的

主要水源。至于为何叫桂花井，又有怎样的传说故事，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无法考证了。

老街街口的小广场曾是热闹非凡的鱼市。如今的广场，白天空空荡荡，一旁的老年人活动室里，则有好多老人悠闲地搓着麻将、下着棋。接近傍晚的时候，老街才会活跃起来，那些放学的孩子会成群结队、玩闹着回家，在厂里上班或在田头干活的人群这时急匆匆地赶回家，准备煮饭炒菜，然后悠悠地喝起老酒……

记得我孩提时代的老街，可谓市声喧嚣、店铺林立，一家紧挨着一家。回忆起来，那时的老街有周利和、顺兴祥布店，有柯万茂、乾大、绍记南货店，有恒德堂、五康中药店，鱼行有衡大、元茂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水作店（豆腐店）、棕绷弹花店等。如今店铺云集、人声鼎沸的场景，早已一去不复返了，但依稀留存着原先的面貌。沿着老街一路走去，还零星散落着一些老店、老手作坊，如轧米厂、家电维修店、弹花店、竹匠铺、杂货小铺等，这些店铺没有华丽的招牌，只是透着时光的气息，与周边村民的生活紧密相融。

位于方井小区边的打铁铺，如今已经关门，前几年还经营着，我曾与铺子里一位60多岁的胡师傅攀谈过。记得那天他刚忙完手上的活，准备休息。他做的是父辈们留下来的营生，为当地农民打一些镰刀、锄头、钉耙等农具。打铁是力气活、辛苦活，

在火炉边作业，夏天好比蒸桑拿，冬日手又容易被冻伤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继承这个衣钵，也只有他的老伴做他的帮手。

还有一家店铺里，一名男子正忙着手中的活计——做竹编。他的手中，一只小竹篮已成形。他埋头劳作着，门外发生什么似乎与他都无关。他的一旁，还堆着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毛竹。他将根据需要，把它们劈成大小不一的竹条，或做竹篮、箩筐，或做畚箕、竹椅。他手头正编的小竹篮，50元一只，看上去精巧耐用。一问，才知做这么一只篮子，需花半天的时间，而他从事这门手艺已有40多年了。老家人都称他篾匠师傅。

忽然，老街的拐角处，传来一阵阵“篷篷篷”的声音。走进店内一看，桌上堆放着一摞刚弹完的棉花絮，店主独自一人操持着机器，弹着棉花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说，以前村里的姑娘出嫁前，总会到他这里弹上几条棉花被，有8斤重的、10斤重的，也有12斤以上的……每逢节头节尾或是天冷些的时候，店铺里便是一番热闹忙碌的景象，那时需要请好几个帮手一起来干活。可如今人们买锦被，都去商场或线上购买了，他的生意自然也越来越清淡，一个人忙乎就够了。

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，曾经繁华一时的老街，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替代它的是新村中一条门店林立、颇具现代气派的新西街……

朱兆龙先生

□杨应和 文/图

工作之余，我选择用文字安放心灵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或展卷细读，沉浸其中，与书中人物对话；或指尖在键盘上飞舞，让清脆的敲击声，化作一段段有温度的文字。

回首来路，忘不了引领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朱兆龙先生。我们的相识，得益于一位户外运动群主的引荐。我拨通电话后，朱先生得知我的来意，立即邀我去他的办公室交谈。我上网查阅了他的相关资料，这一查，让我既惊又喜。才疏学浅的我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，而朱先生当时已是作家协会会员、知名杂文家，在《人民日报》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佳作，为家乡的历史文化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。虽年近八旬，他仍致力于地方历史人文研究。

去，还是不去？我怕自己水平太低打扰先生，又舍不得错过请教的机会，内心挣扎良久。我忽然想起杜甫的诗句：“人生交契无老少，论交何必先同调。”韩愈亦云：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。”古人之言，让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。

走进博物馆二楼的办公室，我忐忑地叩响门扉。听到一声：“请进！”开门处，一位清瘦矍铄的长者正在伏案写作，眼镜后的目光睿智而明亮。见到我，他立即起身相迎，热情地为我沏茶。那份真诚的接待，瞬间化解了我的局促不安。

先生温言道：“人的一生，总要有热爱。你作为企业一线员工，还能坚持读书写作，这本身就很难得。”他引用李清照的话勉励我：“几案罗列，枕席枕藉，意会心谋，目往神授，乐在声色犬马之上。”寥寥数语，指出读书写作的真谛，我至今铭记于心。

接着，我呈上自己的几篇习作。先生仔细阅读后，先是肯定优点，然后指出不足，再提出中肯建议。谈到一篇关于中秋的文章，他说：“不要只写吃月饼，要挖掘月饼背后的文化内涵。”关于引用，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：“名人名言就像炖菜时加的香料，不宜过多，要不抢主味且能提鲜。”提及人物描写，他建议：“切忌求大求全，要找准切入点，一孔窥全豹。”他还特别强调：“写文章不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，要像邻里闲话般亲切自然。”

聆听先生的教诲，如沐春风，更有醍醐灌顶之感。临别时，他赠我一些书籍和期刊。此后，先生经常来电关心我的写作进展，鼓励我多读多写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，我在写作路上渐入佳境，陆续在全国多家报社发表多篇文章。

这份跨越年龄的知遇之情，如明灯一样照亮我的文学之路。如今，每当我提笔，先生“挖掘文化内涵，像邻里闲话般写文”的叮嘱犹在耳畔。因此，无论是记录家乡故事，还是书写生活感悟，心里多了份踏实与方向感，使我带着温暖的期许，稳步走向更高远的创作之旅。



朱兆龙先生



瞻岐老街一角